

# 卖萌的皇帝把好经念歪了



本报记者 王昱

一周史记

了解一周史记风格的读者会记得,我们这个栏目是执着于为历史上所有推进民主、平等的人物和事件点赞的。不过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却要“黑”一个推进平等的好政策,它在历史上鲜为人知,却又意义重大。

在罗马历史上,公元三世纪初的卡拉卡拉不是一个很出名的皇帝,名字听起来甚至像动漫《宠物小精灵》里的某个小怪兽,一听就知道不是啥明君。的确,卡拉卡拉只是他的小名,这位皇帝的大名其实叫安东尼努斯,听起来高端多了。历史学家之所以非要让卡拉卡拉这个小名留于史册,我私下猜测,写这段历史的人可能想暗示,这位皇帝就是个专管卖萌的主儿。

“普京大帝”,这个已被人们熟知的称谓,将有一个新叫法——“罗马皇帝”。

3月22日,俄罗斯圣彼得堡哥萨克议会宣布,将在当地为俄总统普京塑一座青铜胸像。当地哥萨克首领普利亚科夫称,普京是“一位配得上活着得到这一荣誉的男人”。

雕像由俄雕塑家戈尔什科夫设计,“普京”身着紫色宽袍、头戴古罗马桂冠。戈尔什科夫称,这是花费一年时间、斟酌许多方案后定下的。但外界猜测,这种“罗马皇帝风格”恐怕从一开始就确定了。

## 为啥是“罗马皇帝”

俄罗斯与罗马的渊源要从拜占庭帝国说起。拜占庭也称“第二罗马”,许多制度和风俗沿袭了古罗马帝国。后来,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所灭,同样信奉东正教的莫斯科大公伊凡雷自封沙皇,将莫斯科称作“第三罗马”,以强调“高贵血统”。圣彼得堡则是沙皇彼得大帝建立的,是沙俄强盛的象征。在圣彼得堡为强人普京塑“罗马皇帝”像,寓意就在于此。更何况,塑像者还是以“普京的马鞭”“忠君爱国者”自居的哥萨克人。

哥萨克是个在游牧和征战中形成的军事化组织,崛起于顿河、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,后来迁徙到黑海、里海流域。在沙俄时代,他们成为帝国骑兵的中坚,随着征战向外扩张,东至西伯利亚和日本海沿岸,南至伊朗。哥萨克人被认为是混血儿,民族成分复杂。但许多哥萨克人出于自身利益考量,仍将俄罗斯强势领袖当成自己的“共主”。他们给人的印象是“粗线条”“直肠子”,敢于直言不讳,同时崇尚强权和武力,带有浓厚的帝王思想。

历史上,哥萨克人最擅长的是“马鞭”工作,不过,“献铜像”这种“细活”虽非其所长,却表明了哥萨克人愿意做“普京的马鞭”,因而引起外界关注。

## “普京的马鞭”

黑海之滨和顿河流域是哥萨克的发源地和历史上最集中、最活跃的地带,苏联解体后大多划给了乌克兰。但许多哥萨克团体仍“心向俄罗斯”,成为乌克兰政局动荡中一系列亲俄行动的骨干。

由于他们处于“敌后”,使

其实卡拉卡拉本来不想卖萌,他想干一件大好事,然而这件大好事最终让罗马由盛转衰,也使他自己丢掉了性命。

卡拉卡拉的父亲塞维鲁大帝在罗马王中可算是个猛人,经过毕生东西征讨,他把一度四分五裂的罗马又收拾得金瓯一片。然而,老爹的赫赫武功让卡拉卡拉很郁闷,在咱中国,老子如果一统山河,把该干的事儿都干了,儿子只要坐领天下,垂拱而治就可以了。然而在罗马,普通公民和元老院是给皇帝记工分的。皇帝(Emperor)是英雄的意思,你啥都不干,算啥英雄?久而久之,就会有人想把皇帝废了,想恢复共和制。

前有坑儿的牛掰老爸,后有坑皇帝的考核制度,卡拉卡拉感到压力山大,一定要干点啥。在四处找人抬架收效不明显后,卡拉卡拉突然想起内政改革也是捞声望的一条捷径。于是他高声宣布:所有罗马帝国出身自由的人将被

给予完整的罗马公民权。这就是所谓的《安东尼努斯敕令》。

普发公民权,听起来可真是个大大好事啊。的确,罗马作为一个由小城邦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大帝国,其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制度扩容史。罗马历史上那些贤君,都是以向被征服地区的精英群体发放公民权来为罗马注入新活力的。既然公民权能量这么大,那咱索性就来个狠的,境内所有自由人,一人一份好了。

然而,有时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谬误。相比于他想仿照的贤君们,卡拉卡拉步子迈得太大了,这就难免要发生些扯淡的事情。

如果你考察卡拉卡拉之前的罗马公民制度,会发现其设计酷似今天的网络游戏,所有“玩家(自由人)”是被分成不同等级的:从最普通的“小白”自由民到省民、友邦公民、拉丁公民等等,一直到最高级的罗马公民、元老、元老院首席公民(元首,也就是皇帝)。而与同时代其他等级制度不

同,罗马公民权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。如果你不幸拼爹指数不行,出身于自由民甚至奴隶,那也没关系,你可以通过“做任务”(捐款修筑公共设施、搞大型娱乐活动)或者“打怪练级”(加入雇佣军为罗马打仗)一步步提升自己的身份。

在这方面,卡拉卡拉他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他家族本来是阿拉伯人(据说还有点非洲柏柏尔人的血统),正是因为能打仗,最终成了罗马皇帝。而对于整个罗马帝国来说,公民权这种灵活层级制度,其实是罗马文治武功的根基。

然而,这一切都被卡拉卡拉的一纸敕令一风吹了,普发公民权让原来的罗马公民们丧失了荣誉感 and 责任感,而非罗马公民们又丧失了“练级”的动力。原本热心投资公益的富人们搬出城市,在乡村建设自己的私家花园,穷人们则逃避兵役,改从宗教中寻求荣耀和慰藉。罗马这个大型网游顿时不好玩了,停服指日可待。

终于,公元217年4月8日,一柄

罗马短剑结束了卡拉卡拉野心勃勃却终归于平庸的一生。刺杀这位皇帝的禁卫军军官本是日耳曼人,为了获得公民权而参军,普发公民权的敕令让他在感恩之余感到了精神空虚,最终把兴趣转到了金币上。从此之后,收买禁卫军做掉皇帝,在罗马成为了一项为野心家开办的方便又廉价的服务。荣耀、道德与繁荣在罗马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野心、阴谋与混乱。

以今天的眼光看来,卡拉卡拉的《安东尼努斯敕令》的确是一份推广平等的好政策,他和他崇拜的贤君们也的确致力于改变不平等,但区别在于,他忘记了改革需要渐进而非跳跃。

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构建全民公民社会而失败的故事,直到今天,这个难题依然困扰着很多国家的改革者们。卡拉卡拉,以大名签署了法令,却以小名载入了史册。他的故事是卖萌的,而他留下的思考却是严肃的。

从车臣战争到乌克兰冲突,都有他们善战的身影

# 给普京塑像的哥萨克人



2012年8月,莫斯科街头一队哥萨克骑兵身穿传统制服进行和平游行,庆祝反拿破仑战争胜利200周年。

乌克兰政府无法全力对付克里米亚和东乌。去年4月中旬,乌克兰哥萨克团体“敖德萨哥萨克”突然宣布独立,打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大本营一个冷不防,为克里米亚“回归”和东乌亲俄派起事争取到了最宝贵的时间,帮了普京的大忙。

在东乌战争中,许多哥萨克“志愿者”的加入让亲俄武装战斗力大增。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沃达拉茨基就是“俄罗斯及海外哥萨克力量联盟”第一

主席,去年7月东乌战事正酣时,他曾公开承认,哥萨克团体积极参与了乌境内的“支援参战”活动,参战人员总数达数千人。

有消息称,哥萨克团体卷入“普京的战争”由来已久。早在普京发动车臣战争、解决当地分离主义政权之时,哥萨克人就作为亲俄势力的志愿兵参战。后来,大批富有实战经验的哥萨克人活跃在南奥塞梯、阿布哈兹和德涅斯特河沿岸,继续发挥着“普京的马鞭”的功能。



戈尔什科夫在创作普京胸像。

## 双方关系既亲也疏

有人说,沙俄时代的哥萨克人,经常做一些沙皇不便做的事,如远征西伯利亚、吞并中亚诸汗国等。如今的哥萨克人,也常做些普京不便直接出面的事。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,普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强调“俄罗斯在乌克兰没有一兵一卒”,而沃达拉茨基却几次三番炫耀哥萨克人的参与。俄官方可以“哥萨克不是俄政府武装”为由撇清责任。这样既让对手感受到“普京之鞭”的威慑力,又有苦说不出。在南奥塞梯、阿布哈兹等地区的武装冲突中,普京也或多或少采用过相似模式,既开疆拓土,又避免授人以口实。

自然,普京对哥萨克人也不错。2005年,他提出《关于俄罗斯哥萨克人的国家义务》法案,允许哥萨克团体保留其特殊利益。投桃报李,哥萨克团体在此后几场战争中如此卖力,奥妙正在于此。

不过,普京也很注意和哥萨克团体保持适当距离。无论沃达拉茨基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炫耀,还是这次的“铜像事件”,都听不到克里姆林宫的直接评价。这固然有普京要避瓜田李下之嫌的

意思,也因为哥萨克团体在历史上就有桀骜不驯、我行我素的传统。他们帮过俄罗斯和沙皇不少忙,也捅过不少娄子。哥萨克人在国家出现动荡时会莫衷一是,如“十月革命”后顿河哥萨克就分裂了,有的支持红军,有的支持白军,还有很多人流落到外国,依附了其他势力。如部分里海哥萨克人,后来就成为波斯王室的军队骨干。从这一点来说,普京也许认为,和哥萨克保持“安全距离”也是必要的。

至于当今的哥萨克团体,他们推崇俄罗斯强势领导人,一方面传统使然,另一方面也是现实利益考量。以此次“铜像事件”为例,他们高调塑造的,又何尝不是普京的铜像——他们也是在歌颂哥萨克人“忠君报国”的光辉历史;而圣彼得堡哥萨克团体所宣称的造像理由是“收复克里米亚”,则大有暗示“这是我们哥萨克的功劳”之意。说到底,哥萨克人既是在为普京塑像,也是在“塑自己的像”。

环球人物 杂志  
GLOBAL PEOPLE

未经授权不得转载